

# 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

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人理论组 王大明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说过：“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鲁迅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与一切顽固复辟倒退的反动派坚决斗争了一生。“永远进击”这句闪烁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的格言，就是他彻底革命精神真实而生动的概括。今天，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学习和发扬鲁迅“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对于我们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对于我们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一)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什么是政治？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远见，就是能看到阶级斗争的规律。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很有代表性的反映鲁迅的政治远见的作品。在北伐军攻克了上海、南京，广州市“庆祝，讴歌，陶醉着”的“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鲁迅尖锐地指出：“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的工作也正在默默的进行”。果真，两天以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就在上海开始了，广州也马上淹没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这一预言，迅速的变成了现实。鲁迅曾多次说明：“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略早几天”，这就是他的政治远见。鲁迅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呢？原因就在于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积累了长期的斗争经验，到了“五四”以后，特别是大革命时代到广州以后，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他用阶级分析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和分析看起来迷离混沌的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深刻地理解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一百四十多人中，在回答“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时，除了那些反动分子的梦想外，也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说出了一些梦想实现“无阶级”的好社会的空话。对此，鲁迅以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在《听说梦》一文中，对幻想“好社会”而否认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鲁迅说：那些做好社会梦的，“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

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样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叫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这一番话，把那种逃避阶级斗争，幻想入“桃花源”，梦想进“乌托邦”，凭空鼓吹“仙山琼阁”的一些“空头的梦”的贩卖者的面目，真是刻画得淋漓尽致。鲁迅作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者，也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

我们知道，否认阶级斗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的。他不是叫嚷“阶级斗争不能天天讲，哪里有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吗？他不是至今“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这使我们想起鲁迅早在一九三〇年说过的一段话，“要抹煞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思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邓小平和吴稚晖之流的口吻，何其相似乃尔！鲁迅对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者的彻底揭露，在今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丝毫没有减退它的战斗锋芒。

鲁迅从斗争实践中，总结了革命遭挫折血的教训，认识到“革命无止境”这一真理。所以，他认为巩固革命政权的斗争比夺取革命政权的斗争更艰难，更重要。他主张真正的革命者不但要在“未经革命的地方”向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实行“坚苦的进击”，也要在“已经革命的地方”向一切明的、暗的、化为美女的、露出毒牙的阶级敌人实行“永远进击”。

鲁迅一生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勳复辟”，经历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围剿，经历过阶级阵线的几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革命的几次高潮和低潮。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他逐步看清了混在革命营垒内部的“蛀虫”——形形色色的投机者、假马克思主义者、托派、叛徒、“四条汉子”之流，看清了他们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丑恶嘴脸。他说：“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所以，鲁迅特别憎恶和鄙视那些化了装从背后向革命者杀一刀的“同一营垒中人”。他的一生，是“横站”着同时反击前后两面杀来的敌人的一生。他痛斥那些卑鄙无耻的托陈取消派、修正主义分子是“内里的蛀虫”，是“杀横枪的暗探”，是“狮子身上的害虫”……。鲁迅用犀利的笔，揭露了形形色色伪装成“战友”的种种鬼蜮伎俩，使他们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显出了原形。

鲁迅在“横站”着的战斗实践中，曾揭示了一个很令人深思的现象：在革命营垒内部，除了投机者，除了“打进来”的内奸，除了把同志拿去做见面礼的叛徒以外，还有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能与革命同步伐，甚至还可能是“拉车向前的好身手”，但革命发展到另一阶段，这些人就变了，“拉车屁股向后”，堕落成为开倒车的角色。鲁迅指出，象这种现象，“我在三十多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他看到，有些“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角，及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便变成了有名的“保皇党”和“复辟的祖师”；有些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闯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雷激荡中走向了反动。象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吴虞、钱玄同、刘半农、陈独

秀——都属于这种人。对于这类革命的“同路人”，鲁迅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说：“所谓‘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他特别指出，革命越深入发展，出现“同路人”的情况就越频繁，越明显。革命队伍里的“同路人”从来不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是真正一心一意为革命，而是为了个人一己的私利，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他们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这类人里面，有的“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或者“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们“欢迎革命”是因为觉得革命对他们有利。然而，待到革命的“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会“憎恶革命”，反对革命，“变成反动”了。总之，在革命队伍里，“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一定“时时有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革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鲁迅在当时对这些“同路人”是有警惕的，深切感到他们“容易变”，可能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事实正是如此。有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是变成了走资派吗？不是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了吗？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党的最高纲领，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主义革命触犯了他代表的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关他过不去了，就极力“拉车屁股向后”，大搞复辟倒退，终于成为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能够有听于无声、睹于未形的政治远见，就因为他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同革命阵营内外阶级敌人的激烈战斗中，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自觉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有这样出色的政治远见，因而能够始终明确“永远进击”的方向和斗争目标，能够坚持“永远进击”的继续革命精神。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回顾鲁迅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的无比重要。我们一定要象鲁迅那样，自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认清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明确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更好地投入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 (二)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斗争精神。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因而他提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这就是说，要有斗争的坚持性。他把这种斗争精神概括为一个“韧”字。“韧”性战斗精神是鲁迅对阶级敌人“永远进击”取得胜利的保证。它是针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提出的，它与政治远见是有机的联系着的。

经过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长期的决斗和较量，鲁迅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反动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

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反动势力从来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旧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的铁扫帚，决不会自行消除。反动势力“对于改革者的毒害，自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但是，中国一些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都不明白这一点。每当革命小有成绩，他们便以为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而结果总是吃复辟势力的亏，中国也总是不能真正改革。鲁迅从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了“改革一两，反动十斤”的规律。事实正是这样，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一次大的改革过后，总会出现肯定或否定这一场革命的斗争，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复辟派要复辟，翻案派要翻案，复古派要“回复故道”。鲁迅用生动的艺术形象画了翻案复辟派的几种典型。有将辫子盘起又放下，以“还乡团”的凶狠手段对付劳动人民的赵七爷；有挂着革命党招牌，用大人物架势压制人，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也有象赵贵翁、古久先生、狂人的大哥、丁举人、鲁四老爷、夏三爷、四铭、四爷、高尔础等这样一群具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顽固派和复辟派。这些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惯于玩弄“软刀子”“硬刀子”的反革命两手；惯于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机运一到就复辟；惯于顽固地同革命人民作长期较量。由于妄想复辟的反动势力有牢固的社会基础，所以，复辟与反复辟、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因此，鲁迅严肃地主张：“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是法家杰出战士荀况的名言。它是攻克顽固堡垒的信条，它是“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鲁迅拿来描绘“韧”性战斗精神，是十分形象的。

提倡“韧”性战斗精神，即实现革命的坚定性和坚持性，必须与孔丘所推销的什么“仁”、“慈”实行彻底地决裂，一定要“痛打落水狗”。鲁迅指出，不管反动派玩弄什么花招，他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狗虽落水，显得可怜，但狗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富人，总是它的主人；穷人，总是它的敌人。狗一旦从水里跳起来，则不仅仍然要咬人，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因此，对于各种类型的狗，都在痛打之列，决不能手软。尤其是那些貌似“不偏不倚”，“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自以为得了“中庸之道”的叭儿狗，尤其应该打落水中，从而又痛打之。鲁迅对那些“资产阶级走狗”“第三种人”作了深刻地揭露，给他们画了一副“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的脸谱。鲁迅还尖锐地指出：“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鲁迅主张对这种损着别人的牙眼的人，一个也不宽恕，而是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代评论派”之流攻击鲁迅“未免偏袒一方，太不公允”。鲁迅响亮的回答：“战斗一定有倾向”，一定偏向无产阶级，因为“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同样，有人指责鲁迅“太不留情面”时，鲁迅也针锋相对的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决不留情面的”。当那些复辟翻案派发誓“认错”，哭着“悔过”时，鲁迅也知道他们只是为了逃避革命人民的批判，“睹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至于那些“痛哭流涕”的改悔者，则要“弄清他手巾帕上是浸着

辣椒水或生姜汁”。在小说《风波》里，鲁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复辟派的典型——赵七爷。赵七爷的特点是始终保留着对旧制度效忠的长辫子。辛亥革命来了，革命势力盛大的风头上，他把辫子“盘”在头上遮蔽起来，伪装老实。一旦“皇帝坐龙庭”的翻案复辟风刮起来时，他就马上把辫子放下来，穿上那件早已收拾起来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张牙舞爪地向剪掉辫子的革命群众七斤反攻倒算：“留发不留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好一副恶狠狠的“还乡团”嘴脸！在《阿Q正传》里，鲁迅还刻画了伪装革命的复辟派——假洋鬼子。这个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虽然剪掉了辫子，但是反革命本性并未丝毫改变。他凭借着弄到的一块“银桃子”，到“尼姑庵”里去“革”了一次“命”，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党”。在“银桃子”的掩护下，他一旦大权在手，就挥舞“文明棍”，不准阿Q革命，最终还要把阿Q送上断头台。这种有保护色伪装的复辟派，钻入革命党内部，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正是那种风头上认输，或者风头上伪装革命，风过就翻案，就反攻倒算的赵七爷、假洋鬼子一流货色吗？我们一定要以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坚决持久地开展反对复辟倒退的斗争。

鲁迅主张韧性战斗精神的另一方面，就是分析各种类型反动派的本质特点，以及他们各式各样的反革命手段和复辟活动的规律，研究他们“回复故道”的手段，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撕下他们的各式各样画皮。在鲁迅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篇幅是揭露那些“保古家”、“复旧派”否定新生事物，妄图扭转历史车轮，“回复故道”的反动面目的。他们在新事物的“嫩苗的地上驰马”，用一车又一车陈腐的垃圾把新生事物活埋掉，妄图把历史的巨轮“扭”向倒退，“回复故道”。鲁迅讥讽这些“保古家”对黑暗的衰亡着的事物，那怕是充满脓血的“无名肿毒”，也要美之曰“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若乳酪”；对于新生事物“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子也不肯”。鲁迅怒斥这些不但自己顽固守旧，“并且要率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永供帝国主义鉴赏和奴役。他们是罪不容诛的新生事物的“屠杀者”，“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鲁迅也深刻的揭露那些“保古家”的真面目，戳穿了他们叫嚷“复古”的阴谋，指出：“曾经阔气的要复古”，“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原来如此！要“复古”的人都是“曾经阔气”过的，“复古”就是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仍然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就是“复古”的“真谛”！

不是总有些人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唠唠叨叨“今不如古”，“今不如昔”吗？鲁迅说，这种人“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他们自己决不想前进一步，反而埋怨新生命日日滋长，他们“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定好，更何况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之故”。这些人的哀叹，“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客观规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地球的转动是并不因为这类的哀叹而停止或放慢的。鲁迅曾把这类人比作“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这一类人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

己先已失了活气了”。“今不如古”、“今不如昔”论者可以休矣！

也有人对旧事物“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对于“复古派”的反动性也看不透。鲁迅告诉他们：古老东西和复旧思潮是“软刀子”，“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觉得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它的可怕就在这里”。他们“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如此而已。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复旧倒退，只要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只要阻挡了革命的前途，那么，不管它“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九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才是彻底革命的精神。

在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很值得回味一下鲁迅为古今一切复辟倒退派刻画出一副绝妙的肖像：鲁迅在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里，把否定新生事物的守旧派比做猴子。他幽默地形容说：“据说最初的时候，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只脚走路的罢”，但那些老猴子不允许，搬出许多清规戒律卡住两只脚走路的猴子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它们咬死了敢革新要变人的猴子。“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其结果，“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搞复辟倒退的邓小平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无数事实证明，他就是横了心不肯站起来的老猴子。

鲁迅就是这样以“韧”性战斗精神反复辟，反倒退，进行顽强的摧毁旧社会势力的斗争。“翻案不得人心”，历史决不倒退。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鲁迅是一枝独立支持的大树，他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复旧倒退的反动势力，高举革命的大旗，呼啸着前进！

### (三)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这是在他的政治远见指引下，实行“韧”性战斗所不可缺少的大公忘我精神，是他“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横眉冷对千夫指”——是鲁迅在自己处于少数时，敢于坚持真理的反潮流精神。鲁迅“抗世违世情”，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敢于用自己的笔来对付敌人的手枪，是在“淡红的血色中”“奋然而前行”的“真的猛士”。在革命队伍内部，鲁迅也勇于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陈伯达支持下的“四条汉子”们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仍然要继续发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无畏反潮流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鲁迅说：“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勤恳工作，不计报酬，为革命贡献出一切，“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是完全、彻底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准和风格，值得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认真学习。

鲁迅虽然没能够活着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却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来指导自己所参加的民主革命战斗实践的。所以，鲁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具备了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和品德，就能够继续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永远进击”。

鲁迅深深懂得，“永远进击”，“必须先改造自己”，他知道“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因此，他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他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所以，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直到病体垂危时还表示：“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认为“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他坚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坚持到群众中不断改造自己。因而，他能逐步抛弃了原来信仰的资产阶级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一次又一次破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终于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改造世界观，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革到自己的某些特权的时候，有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对真革命或者假革命的考验。鲁迅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曾经谆谆告诫“左联”的参加者“要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说：“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鲁迅不愧是一名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斗的战士，他不但能够革“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人吃人”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命，而且坚信“三大差别”最终也一定会被消灭。所以，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他说：“生活太舒适了，工作就要为生活所累”，“金钱、名利我一概都不要”。当很多人找上门来要给鲁迅作传时，他谢绝说：如果我都值得做传，那么中国就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他一再提醒当时那些怀着各种不同的理想而参加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说：“革命成功后，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当看轻。然而劳动阶级也决没有特别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鲁迅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只借革命以营私”的家伙，指出他们参加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得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邓小平不就是这种货色吗？他参加革命不过是为了“入股”，一旦个人利益到手，就不想前进了，就后退了，就反对革命了。因为他已经抢了“金交椅”，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了。搞合作化他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有反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不满意，二要算帐。这种有了好房子、小汽车、高薪水和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的人，怎么可能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呢？正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用奴隶和半奴隶的幸福者，向来只怕奴隶造反，真’是无怪的。”但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反对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我们，就是要同他们对着干。我

们在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彻底革命精神，回顾没有改造好世界观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堕落为走资派的全过程的时候，重温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教导，真是感到无限的英明，无限的亲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先生“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先生的著作，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失败了的阶级还会采取各种手段，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向邓小平、向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勇猛进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

（上接59页）

历史现象，准备长期作战。同时，我们每个同志也要汲取“同路人”的历史教训，“学习鲁迅的榜样”，不断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继续革命，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系成都市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和成都市二轻局干部）

### 【注】

① 《上海文艺之一瞥》

② 《〈十月〉后记》

③⑧⑩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④⑤⑦⑧ 《忆刘半农君》

⑥ 《“感旧”以后（下）》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⑭ 《〈何典〉题记》

㉒ 《关于知识阶级》

㉓ 《致台静农》

㉔ 《〈二心集〉序言》